

許鈞

倡重新認識中華翻譯家價值

「沒有翻譯，就沒有世界文學」

「翻譯在我們這麼一個時代，越來越重要。無論是中外文化的交流，還是文明的互鑒，或者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，最重要就是要相互了解，相互理解，相互交流，相互學習，讓自己豐富起來。」中國翻譯協會常務副會長、著名翻譯家許鈞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坦言，中國歷史有許多重要的翻譯家，當下我們要重新認識他們的價值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茅建興

對許鈞來說，著名翻譯家傅雷對他影響匪淺。「在我們這個時代，我們翻譯活動一方面要把外面的東西譯進來，同時把我們的好東西譯出去，這是傅雷精神的重新發揚，要美美與共，這種互譯非常重要。以前我們譯進來，主要是為了學習，但是中國文化現在要走出去，精神的世界要主動交流。這種交流要相互碰撞，相互豐富，這種精神現在的年輕人要知道。」

倡中國文學走出去

談到中國文學在近年間走向世界，許鈞有很多親身感受，「積極主動走出去，這幾年的工作成效特別好。比如說莫言在2012年獲獎之前，在法國已經出版了十幾本小說了，現在則已有20多本小說，他在全世界已經有近50種語言翻譯，所有大的語種都有了。畢飛宇，他的一些重要作品法國都出版了，還有余華、閻連科……可以說，中國的當代作品在法國的翻譯出版有六七百部，而且有的還是多種版本，中國作家在國外的影響是越來越大。相比而言，比如說法國的莫迪亞諾，他獲諾貝爾獎時，中國的翻譯也就是4本到5本書。勒克萊齊奧由於我這麼多年的努力，獲獎時在中國翻譯出版了7本書，現在也才有了20多本書。莫言他們遠遠超過這個數量，而且很多語種都有。這在以前真的是不可思議，這是很了不起的！」

沒有翻譯，就沒有世界文學。對於許鈞而言，現在的世界就是一個交流的世界。「其實像很多當代作家，比如莫言，如果沒有翻譯，他是不可能獲獎的。沒有翻譯，就沒有世界文學，莫言也這麼說。沒有世界文學，就不可能有諾貝爾文學獎。我覺得好的作品在這個時代一定會被翻譯出去的，翻譯多了，人家看得多了喜歡了，自然就會評上。在未來中國，無論在科技還是文學方面獲諾貝爾獎的人會越來越多的，我是充滿希望。我在20年前就說世界已經到了該閱讀中國文學的時候了，現在這些中國文學作品一點都不比當代的法國、美國差。」

2017年浙江大學成立了中華譯學館，由許鈞任館長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、勒克萊齊奧與國際翻譯家聯盟「北極光」翻譯獎得主許淵沖任顧問，同時聘請多位境內外著名翻譯家、作家、人文學者與重

要文化機構負責人擔任中華譯學館學術委員會委員。

「在中國的歷史上，有一代又一代的翻譯家，而這些翻譯家在中華文明和思想的發展史上，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如鳩摩羅什、玄奘，一直到後來的林紓、嚴復、魯迅、陳望道他們，在中國文化思想上立下了一座座精神的雕像。我們要對他們所做的工作做一個梳理，做一套全世界都沒有的書，主角就是中華翻譯家。在中國歷史上起到了重要作用的翻譯家當中，我們選了80至100位，推出了『中華譯學館中華翻譯家代表性譯文庫』，目前已經出到了第三輯，出了十幾部，很快會推出三十多部到四十部，會一直往下推。中國的翻譯史上沒有這樣大規模的工程，是開創性的。就像季羨林所說，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長青，是因為翻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。中外文化有了交流，有活水，中華文明就不會凋謝。」許鈞說。

梳理當代名家手稿

許鈞介紹道，這系列代表性譯文庫的特點所在，首先是為譯者們編寫長篇學術導言，向讀者全面介紹譯者的特點和思想。其次針對每一個譯者的特點來進行細緻的考據與復原。「比如嚴復他翻譯了很多書，但他第一本為什麼翻譯這本？他翻譯哪些書最有代表性，代表哪些方面，通過哪些譯文能夠展現出來。還比如劉半農，現在要對他早期的譯作進行整理的話，就涉及到很多標點問題，我們要進行點校，要考慮有些詞從歷史到現在怎麼樣翻譯能夠流傳下來。通過這些工作，實際上就是把譯者最重要貢獻、他的代表作找到。此外我們還要做一個他的翻譯年表，拿到這本書，他翻譯了什麼，翻譯有什麼特色，翻譯有什麼作用，他的精神世界是怎樣的，一目了然。比如說魯迅、郭沫若，大家多是從一個作家的方面去理解的，其實翻譯這個角度，在他們生命當中是至為重要的，甚至是他們的起點。可以



●翻譯家許鈞 受訪者提供

說沒有翻譯就沒有後來的郭沫若。」

中華譯學館重學術積累與交流，推動學術創新，有重點地徵集中外著名作家、翻譯家與思想家的手稿與書信，在整理的基礎上展開研究。目前已經收到莫言為中華譯學館的題詞，許淵沖的11部翻譯手稿、郭宏安的多種手稿，以及國內外著名學者、作家、翻譯家如韓素音、艾田蒲、范存忠、蕭乾、葉君健、葉水夫、草嬰、呂同六、白先勇、柳鳴九、李文俊、金聖華、鄭克魯、林少華、曹明倫等先生的書信或手稿。

「一些老的翻譯家、老的作家，他們留下的一些東西，包括他們已經出版的手稿、他們的書信，非常珍貴。像勒克萊齊奧先生，他就把他一部手稿，300多頁的《烏拉尼亞》送給我們了，余光中過世之後，因為他的詩歌翻譯特別好，他夫人就把他的幾首經典詩歌翻譯的第一稿、第二稿、第三稿，都給給我們；白先勇也是把手稿捐給了我們一部分，現在已經放在香港的金聖華教授手上。內地像季羨林、葉君健、錢鍾書、楊絳，包括草嬰、方平、鄭克魯這批上海的老翻譯家，都給我們留下了手稿和書信。這是一筆非常珍貴的財富。我們希望把這些資料進行總結、梳理和研究，而這項工作得到了社會各方面的支持，所以當中華譯學館成立時，香港中文大學的金聖華教授也讚歎說：『終於盼來了，成立了！』」



●許鈞書影

多次赴港開展交流

許鈞曾多次到訪香港大學、香港中文大學、嶺南大學，去得最多的是香港中文大學，有一段時間幾乎每年都去，成為新亞與雪因訪問學人，香港翻譯學會選授予了他名譽會士，此前內地只有錢鍾書、戈寶權、楊憲益等少數幾位老一輩學者和翻譯家獲此殊榮。

「我與香港教育界、翻譯界接觸很多，做了很多活動，本世紀初有一段時間，連續幾年應金聖華教授邀請參加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『新紀元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』活動，與台灣、香港和內地的白先勇、余光中、齊邦媛、高志毅、王蒙、王安憶等作家在香港相聚交流。原香港翻譯協會會長、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金聖華是我的老朋友，我們剛在內地出了一本她的著作：《譯道無疆》。我還是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報的編委。好多人說香港是文化沙漠，這個觀念我不認同，我覺得香港的教育是最國際化的，而且香港一些非常重要的學者，跟中華文化有割不斷的聯繫，每年我們都會請香港學者來講課、訪學交流，共同培養學生，出版書籍。」



●許鈞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學與余光中等合影。受訪者提供

翻譯家當下更具價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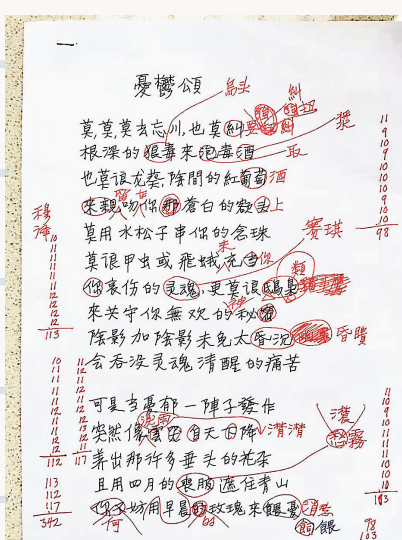
現在有很多經典作品不斷在重新翻譯，一本書有幾十個版本，質量也參差不齊。許鈞笑着說，其實那些市場上賣得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翻譯版本，但是很多人卻不知道。

什麼是好的翻譯？在許鈞看來，好的翻譯有個簡單原則就是經得起讀，「好的作品是經得起讀的，它的語言有藝術性，前後有一種文氣能夠貫通，語言有節奏感。行家還要看譯文是否經得起與原作對應，經得起與原文的比較，無論是精神風貌，還是語言特質，要忠實於原著。」

「我覺得翻譯就像一種歷史的奇遇，它是一種緣分。」許鈞說，「比如說一個好的作品，要遇到一個好的翻譯家，才有好的良緣。羅曼、羅蘭遇到了傅雷，所以就留下了《約翰·克利斯朵夫》；安徒生童話遇到了葉君健；德國文學遇到了楊武能。在法語文學界，我覺得有一個非常好的傳統，比如說郭宏安翻譯的《局外人》，你讀了以後會覺得非常重要。還有柳鳴九翻譯的一些作品，周克希翻譯的一些作品，《米蘭昆德拉：一種作家人生》的第一譯者劉雲虹，翻譯都非常精彩。」



●中華翻譯家代表性譯文庫



●余光中詩歌翻譯手稿 受訪者供圖

我讀村上春樹新書「第一人稱」視角下的世界

2021年初已出版村上春樹第11部短篇集《第一人稱單數》中文譯本。這是村上第一次使用第一人稱作為短篇小說的敘事視角，讓讀者透過敘述者「我」的感知意識來看「我」和「我」所邂逅的男女朋友之間的故事，採用內聚視角將讀者帶進故事情境裏。《第一人稱單數》是村上春樹在《文學界》月刊的連載，於2020年7月18日結集成書，收入文章依序為〈石枕上〉、〈奶油〉(Cream)、〈查理帕克演奏波薩諾瓦〉(Charlie Parker Plays Bossa Nova)、〈與披頭同行〉(With the Beatles)、〈養樂多燕子詩集〉、〈謝肉祭〉(Carnaval)和〈品川猴的告白〉，同書名篇章〈第一人稱單數〉則是後來補上的未發表作品。

顯而易見，這部短篇集是他向英國文豪毛姆(W.S.Maugham, 1874-1965)的同名小說First Person Singular致敬之作。無可否認，作家的創作靈感來自生活，這位注重生活細節的小說家，再次運用生動的語言刻畫故事人物形象，嘗試第一人稱小說無法突破的全知敘事觀點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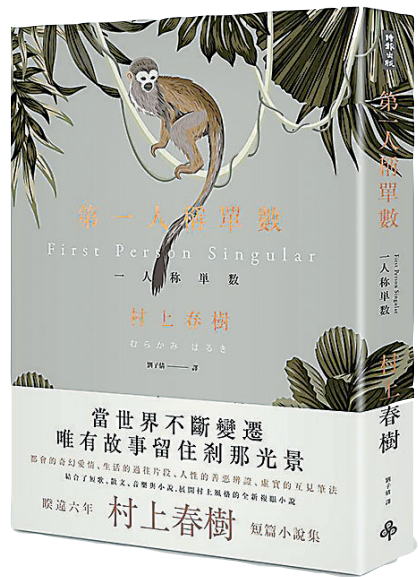
書腰上的宣傳文案以「當世界不斷變遷，唯有故事留住利那光景」，「都會的奇幻愛情，生活的過往片段，人性的善惡辯證，虛實的互見筆法」，「結合了短歌、散文、音樂與小說，展開村上風格的全新視限小說」來形容這部短篇集的特點。讀者可從故事中輕易找到村上小說的基本格調，包括都市人的孤獨、西方文化、藝術、古典和爵士樂等



●村上春樹 網上圖片

元素。一百個讀者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。本書譯者為劉子倩，她的翻譯風格跟讀者所熟悉的賴明珠筆下的村上「味道」有點不太一

樣。本文針對故事大綱提出個人的粗淺看法，旨在拋磚引玉，或能牽引讀者產生不同的閱讀經驗。文：葉蕙



●村上春樹最新短篇集《第一人稱單數》